

【菜心炒牛肉】

朱嘉敏

時間似廚房的煙霧竄出，把我的眼睛矇矓地包圍，我用手撥開濃霧，鼻孔被一股熟悉的味道充斥，這是屬於我的童年，屬於我和家的氣味。

這夜我叫媽煮道我最愛的菜，一道我拌汁就能扒掉一碗飯的菜式——菜心炒牛肉。我站在她背後，靠牆依傍著，而她站在鋅盆前，用篩隔起菜心，一把拿起就放進水滾了的鑊裡。

「你記得滾菜要落油，有油顏色先會青。」媽穿著被漂白水漂出幾個淺色斑塊的灰色 t-shirt，和黑色長褲。剛下班的她，見我在家便開始煮菜，短而曲的棕色頭髮被橡皮筋紮緊，似黃立昌魚尾巴般呈現扇形，廚房裡的煙霞冉冉上升，魚兒在當中游來盪去。

時間一不留神游回十多年前，晚上七時電視播放的是天氣報告，以往爸總是在這個時候用鑰匙扭開我們一家的溫暖，而身為主婦的媽也會準時完成烹調任務。

媽走向左邊的鋅盆，洗乾淨弟弟下午吃麵時用的碗筷，又行回爐邊。菜心在水焯了一分多鐘，菜心的莖幹變軟，不再硬邦邦，但我喜歡吃菜葉，一瞥，見鑊裡已經飄上好幾根被人剝開的葉，似幾瓣花瓣。媽問我站在後方有甚麼陰謀，我連忙上前幫忙撈起菜心，她說：「行後啊，一陣炒菜油會彈。」即使我已經廿多歲，煮了不知多少餐給男朋友吃，但我仍點點頭，退回後方。

小時候，我似碟上蒸得太熟的豆豉蒸排骨，偏食的習慣令自己的體型瘦小又乾癟，而且暑假常去嬉水，皮膚黑黝黝的也像一顆豆豉。我很多菜式都不愛吃，不吃有刺的魚，不吃有骨的雞翼，不吃有殼的蝦蟹。但是我卻鍾愛菜心炒牛肉，不用剝殼去骨，芡汁味道濃郁，可以拌飯，而媽也太仁慈，常常煮我愛的菜，令現在的我像港孩不愛剝蝦，偶爾在聚會上少吃一道菜。

她把醃好的牛肉片倒進熱油裡，蒜片比牛肉早跳入鑊，已經發出滋滋的聲音。轉了猛火，快炒幾下，把菜心倒進繼續翻炒。突然她拋一拋鑊，牛肉和菜都在空中轉了個圈，卻是低空飛行，毫無電視節目裡大廚的狠勁。小時候我一定仰望媽，覺得媽很厲害，但現在比她還高的我，看到的是她頸上摺紋裡的汗，似新鮮牛肉才有的閃爍紋路。

「做乜表演俾我睇，唔使嗎！」我在後面偷笑，揭發了她的奇異行為。「邊有啊，哈哈……」在她背後看不到笑容，卻聽到說話中的笑意，似咕嚕肉中最搶手的菠

蘿，在旁滲出甜意。

白瓷碟上繪著幾塊樹葉，她把菜心炒牛肉細心盛在其中，芡汁一滴不漏，然後關掉抽油煙機。我捧著一碟菜，行到飯枱急忙放下，溫熱的碟底燙熱我的手指，蒸氣連同香味攻上臉，把我緊緊包裹住。記得食飽點，媽媽說。

七時多了，門沒有再打開，但我的感情已融入這味道中，瀰漫到永遠。

評判評語：時空穿插妥貼，「現時／回憶」，也可看成「現實／幻覺」，喜歡這個模糊的安排。結尾段末二句或許可以再想想看，現在是有點平凡了。